

第十一章“八怪”何曾是八家

就像对扬州的“二十四桥”众说纷纭一样，对“扬州八怪”的人数、成员出入也说法不一。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，“二十四桥”也好，“扬州八怪”也好，不能当作实数，只是“群体”的代称吧了。在“八怪”中，除了约定俗成的提惯了的上面八位以外，其他的“或列其中”的人物也不可不提，何况，其中有些人在书画上的成就和在绘画史上的影响，并不比那八位小，故在这里一并作简略的介绍。

一、后尚左生——高凤翰

高凤翰（1683年-1748年）字西园，号南村，晚号南阜老人，山东胶州人，住在近海的三里河村。据说他祖上“籍列盐户”，那就是盐民了。不过到他出生时，家中有池有亭，花竹繁茂，父亲高恭中过举，任过淄川教官，已不是一般晒盐亭户可以相比的。高凤翰年轻时随在淄川读书，很有才气。

淄川诗人张笃庆称赞他“佳儿弱冠弄柔翰，笔阵横扫千人军”，评价不低。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与他结为忘年交，后来他为《聊斋志异》作跋，说：“文人失职而志不平，毋亦当事者之责也。”说明他们很相契。甚至名闻全国的诗人王渔洋临终前也要认他为私淑弟子。他有才华，也曾经“埋头荒村郁郁看屋壁者逾二十年”来学习制艺，但一再科试失意，“牢落名场无所遇”。“埋头”而曰“郁郁”，他对制艺不感兴趣大概也是事实。科场不利就寄情艺苑。他与篆刻家朱文震，书画家兼收藏家又是鲁中名士的张杞园、张卯君父子往来甚密，受到薰陶，这对他以后从事诗、书、画、印的创作打下了根基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在胶州知府黄云瑞的推荐下，应贤良方正科名列一等，还在圆明园受到雍正的接见，高凤翰仕途上算出了头。旋被授为安徽歙县县丞，但上任不久即遭人诬告，经审查无据后调任绩溪县令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改任江苏仪征县丞监泰州坝监掣。监掣是个管盐政的小官。他出身海边，与晒盐的亭户为邻，现在又管盐政，对盐民的痛苦深有了解，曾有诗叹道：“得盐尽入豪贾手，终年空作牛马走”。同情盐民必然要得罪“豪贾”一大盐商们。这时他的老友又是上司的两淮盐运使卢雅雨被盐商诬陷获罪流放，也顺便加了他个同党的罪名而被捕入狱。尽管他力辩无辜，拖拖拉拉还是被监禁了三年，待到冤情大白，无罪释放，他的右臂已成残废了。

从此他不再为官，以书画治印为生。右手不能活动，改用左手创作。元代郑元祐号尚左生，他沿用这个故实，号“后尚左生”，称“丁卯残人”。他早年的书画作品，风格秀劲圆润，用左手后，风格大变，他在一封信中说：“弟右手之废，其苦尤不胜言，近试以左腕代之，殊大有味，其生拗涩拙，有万非右手所及。”画如此，字如此，乃至篆刻亦如此，这种“熟后生”的“生拗涩拙”之趣，是人品与艺术的升华。

他的足迹遍及扬州、杭州、湖州、镇江、苏州各地，而以寓扬为最久。他在扬州住南柳巷大儒坊董子祠（祀奉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祠堂）内，与郑板桥、金农、高翔、李鱣等友谊甚深，也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常客，书画研讨，诗酒唱和，成为佳话。郑板桥那方有名的“七品官耳”的印章，就是他刻制的。

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老残的高凤翰回到故乡，八年（1743年）为自己在胶县西之辛置岭挖好了生圻，并撰《生圻志》。十三年（1748年）冬病故，享年65岁。他的墓碑是后来郑板桥补书的。

二、飘蓬者——华岳

华岳（1682年-1756年）字秋岳，福建上杭县白砂里人。上杭县属汀洲，汀洲古名新罗，为了“不忘梓桑”，他取号新罗山人、白砂山人。后人为称呼上顺便，便叫他华新罗。又因青年离乡，至老未归，自喻为“飘蓬者”。

华岳出生于一个造纸工人的家庭，没读几年书就辍学当了造纸坊的漕头小徒工。他人聪明，从小就喜欢书画，也喜欢写诗，经过不断努力，很有些成绩。但因他出身低微，乡绅大人们瞧不起他。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华氏家族重建祠堂，有人主张要华岳为祠堂作壁画，族长不同意。他不服气，在一个夜晚偷偷跑进祠堂，爬上梯子一口气画了“高山云鹤”、“水国浮牛”、“青松悬崖”和“倚马题诗”四幅画，然后就远走他乡去卖画了，这年他21岁。在外乡卖画也不容易。有一次在北京他向某权贵赠画，这位权贵根本没有把他的画放在眼里，只是悯他贫贱，用原画包了银子还给他，这使他十分伤心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8年）以后，华岳到杭州卖画，这是他艺术上的一个转折点。他在这里结识了徐逢吉、厉鹗、蒋雪樵、吴安石等浙中的知名学者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华岳的文化素质和艺术情趣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加上游历了许多山水名胜，他的胸襟也开阔了。这个自学成才的画工，一下子跻身于文人画家之列，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。

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华岳开始了定居扬州20年的生活。他先住小东门客寓，后来结识了诗人员果堂，便住到员的家中。这位员先生“淡然咀无味，缈耳却尘喧”，只爱闭门读书，琅琅书声，破壁可闻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华岳受到感染，更潜心于诗画的钻研了。这时正是后来被列入“八怪”的那些人最为集中和活跃的时期，华岳得与金农、郑板桥、高翔以及员燾、许滨、丁皋、程兆熊等结下了友谊，又经常参加马氏兄弟主持的邗江诗社的活动。在互相的切磋评赏中，华岳从传统文人画的画风突破一层，在工笔与写意之间别创新路，表现出一种清新活泼、空灵机趣的风致，题材也由传统山水转向花鸟人物。金农在《画竹题记》中特别提到华岳：

汀洲华岳秋岳，……尝画兰草纸卷，卷有五丈者，一炊饭顷便能了事，清而不媚，恍闻幽香散空谷之中，……

余恨不能踵其后尘也。

这样的境界，是在扬州的艺术氛围中酝酿而成的。

华岳在扬州画誉颇著，但生活仍很清苦，在扬州的最后几年中贫病无依，心境黯然，发出了“我命轻如叶，飘飘浪里浮”的叹息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，他70岁，怀着丧妻之痛和思子之情，离开扬州回到杭州的旧居“解弢馆”。除了写诗作画，便是靠教学授徒的收入为生，过着恬淡而自适的日子，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

三、小说中的人物——李薊

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中写了个安徽怀宁县人、考秀才中第一的人物季萑号苇萧。据后人考证，这位风流雅谑的秀才的原型，就是也被列入“扬州八怪”的李薊。

李薊，字啸村，安徽怀宁人，少年应童子试，名列第一。他诗名颇高而场屋潦倒，只好抱着“浪迹天涯无定踪”的心情奔走各地，靠卖书鬻画为生。

李薊在家乡时，得到六安州知府卢见曾的赏识，同时受到卢赏识的，还有当时任歙县丞的高凤翰。卢任两淮盐运使，高任泰州监掣，卢便把李薊也邀到扬州，成为卢平山雅集及各种诗酒集会的座上客。后来卢见曾被诬获罪，高凤翰也受到牵连，他以友人的安危为重，留扬不去，从此再也没有留心过功名。直到卢第二次任两淮盐运使，时间已过了18年，他仍是个布衣。乾隆十七年（1751年）南巡，李薊由卢的推荐，在南京龙潭接驾，奉召试诗，得到赏赐，使他感慨不已。他在扬州与李薊友善，人称“二李”。有一次郑板桥生日，他以对联为贺，打开上联是“三绝诗书画”，郑苦思冥想猜不出下联的对句将是什么，打开一看为“一官归去来”，郑板桥称妙钦佩不已。他为卢见曾画过“虹桥揽胜图”，一时为人称道。但他的作品传世不多，扬州博物馆藏有他的“墨荷图轴”，或可窥见其大致风格。著有《啸村近体诗》三卷，诗风警拔。

李薊和吴敬梓是好朋友，吴的集中有好几首赠他的诗。吴的朋友如吴槩、金槃、商盘、金兆燕等，也就成了他的朋友，相互唱酬很多。吴对他很了解，便把他写入小说中。李薊在

瓜洲侨寓过，《儒林外史》中就有写季苇萧“在瓜洲管关税”的事。李勉在扬州娶过小老婆，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四回就有季苇萧在扬州娶小老婆的事：

……当下搭船，一直来到扬州，往道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。……鲍廷玺悄悄向季苇萧道：“姑爷，你前面的姑奶不曾听见怎的，你怎么又做这件事？”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：“你不见‘才子佳人信有之’？我们风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会合，一房两房，何足为奇！”

把李勉的举止口吻写得活灵活现。《儒林外史》所写的季苇萧和荀玫的关系，也即李勉与卢见曾的关系。在“扬州八怪”中，与小说作者有交往并被写入小说的，李勉恐怕是仅有的一例。

可惜对李勉生卒年，至今还不大清楚。卢见曾再任两淮是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秦大士为李勉诗选作的序言上说：“卢公再任两淮，而已叹啸村之衰且老矣，未几病而归，归而卒”。以此推测，李勉当卒于乾隆十九年前后。

四、闵孝子——闵贞

在列入“扬州八怪”的画家中，闵贞学画的经历颇为奇特。他不是，至少首先不是因为爱好、因为穷，而是为了要尽孝道。

他是江西人，因侨居汉口，又被目为湖北人。相传他父母早丧，思念不已，便开始学肖像画。他追写成父母的遗容后，每到岁时伏腊，都悬挂致祭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的举动感动了不少人，闵孝子的名称遂传开了。

他是从肖像画入手的，所以他的人物仕女的造型都准确生动。兰叶描法是如此，阔笔大写意也是如此，不过更为奇纵跌宕罢了。扬州博物馆收藏的《八子观灯图》，可以见到这种神采。他也擅画花卉，并涉猎山水，但不多见。

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，不轻易为人作画，遇到知交或寒素之人，请他画就画，不请他画他也会主动画。富贵人找他作画，付了厚资成年不见他动一笔。据说两广总督要他的画，他竟远远躲到了北京；北京显宦梁某令作画，他宁可饿两个月也不肯动笔。画是商品，更是人品，商品可卖人品不可卖，他把这种界限划得很清。

闵贞来扬州卖过画，这不能成为列他为“扬州八怪”的理由。重要的还是人格画风上的一致吧！

五、苇间居士——边寿民

提起边寿民，人们首先想起他画的芦雁。他诗词书画兼工，尤长于花鸟，但最出名的是芦雁。苇间居士的别号就是由画芦雁而来的。他画芦雁全靠细心体察，所谓“我画芦雁求粉本，苇间老屋日开门”。据说他每到秋天就结屋荒洲，从窗孔观察芦雁的各种形态。由于与表现的对象为伴，神与物游，加之笔端倾注情感，所以落在纸上，神态逼真，诗意盎然。郑板桥有诗称颂说：“画雁分明见雁鸣，缣绡飒飒荻芦声。

笔头何限秋风冷，尽是关心别离情。”确是道着了好处。边寿民（1684年-1752年）原名维祺，字颐公，江苏淮安人。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读书人家庭，青年中过秀才，以授徒为业，中年游去四方，靠书画为生。雍正正在潜邸时就喜欢他的画，收藏过四幅。他没有以此为进身之阶，仍过他落拓的书画生活。据他的同乡程晋芳在《淮阴书屋记》中说：“四方求者络绎，至则盘礴坐亭内，煮茶焚香，督童子磨大丸墨注砚中，杂研丹黄靛墨，纸笔伸纸随意所作。”“目与心契，画与神契，以故人争宝之。”他的画是很受人们的欢迎和珍贵的。

他到扬州卖过画，结识了郑板桥、华岳、许滨等人。华岳等还为他画过《苇间书屋图》，卢见曾在上面题了诗。扬州给他的印象很深，离开后时时萦怀不已。“妙香零落在扬州，楚客招魂忆旧游”，表达了他对扬州的眷念之情。

六、笈园客——陈撰

陈撰（1686年-1758年？），字楞山，号玉几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曾从学于著名学者毛奇龄，有很高的学识修养。他生活贫苦而个性孤洁，不愿交结达官贵人，以书画之技游于江淮，长期住在扬州。先住盐商项氏家中，“衣食皆赖主人，然不以为累”，和寄人篱下者不同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。后又馆于程梦星的笈园。当时程氏的笈园、马氏的小玲珑山馆和郑氏的休园，为邗上三大文会之所，由书画诗文的交往，得与汪士慎、郑板桥结为文友。乾隆元年被荐举博宏词科，他拒不应试，一直在扬州过他的诗画生涯。

他的书画全出自己意，“书无师承，画绝摹仿”，直抒胸臆。他画花卉，也画山水，尤精于画墨梅，萧疏隽逸，与李鱣齐名。他不轻易动笔，“每一纸落人间，珍若拱璧”，所以他的画流传不多，所传者亦以精采的小品为多。另有《玉几山人诗集》传世，人称其“夏夏独造，如其为人”。

他晚年无子，有一女嫁与画家许滨，他与女婿同住大盐商江春的康山草堂。他死后由江春出资归葬于杭州南屏山之阳。

七、白云帝子——杨法

在列入“扬州八怪”的诸人中，杨法的生平最为不详，只知道他字己军，号白云帝子，南京人。他到过长江中游的“汉上”“南昌”，主要活动在扬州，“来扬州寓地藏庵，与小山上人善”。从白云帝子的别号，知他也是个孤高傲世的人物。

他工篆隶，精考证，擅诗文。现在所知，他曾与华岳一道为扬州盐商徐氏所藏的周太仆铜鬲书过释文，作过绘画，为大盐商的贺园题过园名，还为盐商黄园写过“桐间月上，柳下风来”的对联。他的花卉风格略近华岳，但留传极少，扬州博物馆有他的《绣球月季双幅轴》，可以窥其一斑。

他和汪士慎交好，有不少唱酬。汪的《巢林集》有《怀杨己军》诗：“春水一江隔，怀君意独真。同为林下老，谁是眼中人。野服疏狂态，沙鸥远近邻。片帆何日便，携手更相亲”。为杨法勾画了一个模糊但亲切的轮廓和道出了他们的君子之交。